



《千古大窑图》： 宋韵文化里的青瓷史诗

■本报记者 陈炜芬 叶炜婷

一幅《千古大窑图》，打破历史与艺术之间的藩篱——这是今年80岁的龙泉市美术家协会顾问顾松铨已经完成的事。

历时三年，四易其稿。他将历史与艺术糅在作品里，描绘出宋代龙泉大窑“沿河十里，窑窑林立，烟火相望”的瓷业盛景，再现“千古大窑的高光时刻”。

十里窑厂，窑火映天；十里商街，店铺连檐；万名窑工，万众一心，都在《千古大窑图》的水墨中娓娓道来。

相比于艺术创作，《千古大窑图》更像一部历史锦集。

高50厘米、长24米的巨幅画卷，均以龙泉大窑古窑厂的山水为蓝本，顾松铨把考古文献、普查数据、历史资料、民间记忆，转化为一笔一墨。画卷一铺开，大窑溪畔，宋代大窑人万众一心，各尽其能，为青瓷产业的繁荣而辛勤劳作的场景瞬间跃然纸上。

《千古大窑图》采用写实形式，运用生动通俗的绘画语言，从瓯江（龙泉溪）官桥埠头开始，逆大窑溪而上，经大梅、高际头、大窑、岙底，直至垵岙头。在无数次前往大窑实地寻踪的过程中，顾松铨将群山环抱的6大窑区、5条商街、4个村寨等按实际方位坐落于画卷之中。画卷分14小段，每段自成单幅画，相连又构成一幅全景式的画卷。作品内容涵盖了百座龙窑、百家作坊、百家店铺，四十余座代表性建筑，以及1200余人从事180余项活动的景象，既有瓷业商贸，又有市井生活，全方位展现大窑的地理优势和昔日庞大健全的青瓷产业体系。

人们总能从画上找到时代的印记。

大窑村原名疏田村，背靠海拔1500多米的疏华山。和龙泉许多地方一样，这里拥有丰富的高岭土、紫金土等瓷土资源，山林茂密，水源充沛。大窑的青瓷烧制始于五代，北宋时期瓷业已相当繁荣，南宋至明代中期为鼎盛时期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，有“大宋瓷都”之美誉。

相比宏大叙事，《千古大窑图》更为专注宋代大窑人引以为傲的日常：



顾松铨

青瓷艺人从山中挖出高岭土，挑至水碓碓细，经过淘洗、沉淀后，开始拉坯；

各有特色的窑场分布在两岸缓坡地带：有的一字展开，有的一岙一组，有的交错相立；

各地窑工纷至沓来，涌入大窑。此时，窑区沿着大窑溪分布，长达十余里；窑火不断，夜晚出门不点灯……由此可见，宋代窑厂的密集和繁华。

沉浸于《千古大窑图》，忽感宋代并不遥远，十里窑厂的兴盛，窑火映天的辉煌，似乎都近在咫尺。

《千古大窑图》呈现的历史，不只关于制瓷业。瓷韵悠悠，窑火熊熊。青瓷产业带来连锁反

应，让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迅速汇聚于大窑的十里沟壑，催生出小山村里的另一番“新天地”。而顾松铨，把宋代大窑人这些“细枝末节的生活”，忠实地还原在画中：

大米杂粮五谷铺、油盐酱醋酒作坊、肉摊鱼行青菜摊、麻糍飘香黄裸摊……百货商铺遍布街头，应有尽有；杂货店、棉布店、成衣坊、弹棉行、蓑衣行、竹篾铺、打铁铺、测字摊……十里商街熙熙攘攘，人流如织。

当然，画中也少不了四方主顾、八方商客，以及成群结队、慕名奔向大窑的工匠，有的沿古道长途跋涉而来，有的乘舟溯瓯江而上。他们在酒楼里告别奔波后的饥肠辘辘，在客栈里卸下一身的风尘仆仆，而后寻找窑主，物色巧匠，融入大窑的制瓷业中。

在热闹非凡的大山里，大窑人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：在村落边的地头栽种蔬菜，在山上开荒造田，从外乡运粮回乡……“宋朝年间，大窑曾是龙窑棋布、窑工如蚁、商贾云集的繁华村落，是龙泉青瓷发源地、中心产区。”在顾松铨看来，这些都成为《千古大窑图》里最生动、也是最真实的部分。

画卷再现大窑的自然风光，远处茂林连绵，近处低丘缓坡，人们在此安居乐业。看一眼《千古大窑图》，很多人便能直观地感受到，这幅画卷呈现出的气势恢宏、包罗万象，故而美其名曰：“龙泉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”

对于耄耋之年的顾松铨来说，运用中国画技法再现宋代大窑的繁盛景象，是一次大胆的尝试。每一件的物品，每一位人物，每一个场景都在画卷上以不同的方式“诉说”那段光辉岁月。在穿越历史后重现历史，可以说，《千古大窑图》守住了大窑青瓷文化的根脉。

“画卷再长，也道不尽千古大窑的悠长文化。”提及繁盛的宋代大窑，顾松铨谦虚地说，“我只是个在浅水滩玩耍的孩子，用自己手中并不强大的画勺舀上一瓢”。

只不过，从《千古大窑图》里，人们真真切切地读到了一部属于宋代大窑的青瓷史诗。



《千古大窑图》局部

文兴丽水
挺进共富